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如編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春秋闕如編卷三

金山焦袁熹撰

莊公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再侵我公再敗之如曰我公甚武也來者則敗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也公使弔焉小善爾猶愈於已也

冬王姬歸于齊

亦使我主昏故王姬自我國而歸於齊也齊侯來逆不書者以謂是固宜來逆爾不足書也不如元年備書者彼別欲見義新與讎國接且其事已具於前此得畧之也聖筆所裁不全錄舊史之文於園郿下已論之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莊之三年紀季以酅入齊詘身事仇以存宗祀也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去國而紀亦遂亡矣叔姬來歸父母國蓋七八年叔姬以隱七年歸於紀計其年可五十餘矣自以身屬於紀義無他適紀之五廟猶存於酅又以齊桓之信義漸著異於乃兄不可近故志欲往歸于酅以終其未亡之身焉所以自明其身為紀國之嫠婦而不以嫂叔相依為嫌者此其節為可嘉

而其志為絶可憫也故春秋既備錄伯姬之卒葬而併錄叔姬之歸酅與其卒葬不以媵妾之卑而畧焉是亦可見史筴所書原不限於一定之例而說經之家不能一一而得其情也書歸于與嫁同文上繫紀不嫌其若嫁也（酅尚屬紀不書歸于酅何書而可予）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公羊作接）及其大夫仇牧

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宋萬書法從同葢隱桓莊時史

官之辭如此其後則變矣聖人因之無義例也既明正是弒君之賊亦無假於他文以寄意也書及其大夫三同於死君難書法不得而異也大宰督亦見殺然固不待聖人而知其不可與仇牧連名書之矣説見後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歷兩月而使得出奔誠為失賊然或力不能即討爾未可深罪也宋人以賂求陳陳人始予之是宋無罪

罪在陳也書宋萬出奔陳明陳為逋逃主黨惡甚也不書宋人殺萬愚所未詳豈以陳人歸萬以取賂故不足書而但書宋人殺萬于出奔陳之下則似殺之於陳地而非其實與闕疑焉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作齊人）

齊桓始合諸侯以修伯業諸侯推齊為尊故先齊於宋矣人者衆辭諸侯身自至亦得稱人或四國之中有使卿來者不別言之爾時記注之辭多尚簡略勿

以褒貶求之

夏六月齊人滅遂

十年滅譚此又滅遂見齊桓圖霸之初必假威力其後諸小國承奉齊命有若天威既自不犯滅者少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自敗師長勺之後二國兩相猜憾故北杏之會魯不與焉蓋齊亦不召魯亦不來也然齊欲圖伯未有可釋魯者而魯斯時愈益心畏齊見諸侯親附齊漸衆

安能耿介自立取孤危之禍乎故於是焉而與齊侯
會得曹子之力取得所失之田盟誓既定而退也桓
志在成伯功不念舊惡示之信義魯自是將一意從
齊國得小安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依左氏之說蓋宋人從北杏之會既而背焉故齊率
諸侯之師伐之又為請師于周示不敢專伐王者後
將假天子威靈以服之宋服即餘無敢畔者亦所以

尊周也周知齊桓欲尊巳故為之命單伯帥師會伐以成其事三國之師巳臨宋地單伯隨後而至會於宋也不戰者宋成也宋之不敢戰明也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敗蔡師虜哀侯哀侯在楚齊桓行霸始為北杏之會蔡人背楚從齊故楚師入其國自是蔡常服於楚齊方有事於東諸侯不復問之直至僖四年始合諸侯侵蔡遂問楚罪成一匡之功其初年力有不贍

勢未能遽圖楚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齊其知之矣書者見蠻夷内侵其勢張甚齊桓中材但可如此安静以養微陽是或一道爾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春伐宋單伯會焉齊欲歸功天子故於此會為得宋故仍請單伯主之所以始終其事者也文與内大夫同葢王臣不惟當尊亦須親之不外之宋公讓齊侯為先自此遂定霸主之位單伯在焉如曰此天子之

命也云爾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四大國之君同推戴齊桓復為此會也魯史書之見我尚未肯同諸國便爾下齊也陳先衛者陳近楚故其能遠他族親中夏故進其班所以獎來者其後亦多用此法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自齊襄被弒夫人之不見於經者七年蓋夫人嘗齊

衰之世驅魯以親齊挾齊以威魯無事不與其間至得志也桓公立而時移事變夫人非復昔日之夫人矣安居於魯退閒而已至是復如齊者傳無其大難可億逆然意其非直為寧兄弟而行也柯之盟魯雖及齊平而中情殊未釋然諸侯再會鄄莊俱不往齊誠欲得魯而魯詎能終與宋衛陳鄭為異乎故夫人復為此行者殆欲以彌縫閒隙而成輯睦之功也夫人其猶昔日之夫人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公作兒鄭人侵宋　冬十月

郳屬於宋而叛宋齊既得宋因為宋討郳宋之郳即齊之郳也宋以郳從齊愈所以親故齊也邾者郳之宗國也故從齊宋而伐焉宋方有事於郳而鄭人間之以侵宋矣甚矣諸侯之易動於利而伯主之約束有所不能周也鄭人侵宋曲在鄭可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鄭再同會而鄭旋背之有侵宋之事此而不伐何

以約束諸侯乎故齊為宋討之而衛人助之也宋序

齊上主兵也

秋荆伐鄭

鄭嘗服事楚矣至是鄭突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之

然楚之兵威從未及鄭緩告小失禮耳何乃遂見伐

邪蓋楚知與齊會必將畔已也故怒而伐之其志欲

與齊爭中國諸侯恐鄭去而附楚諸小國一旦皆携

貳焉爾伐鄭鄭之力猶足拒之故齊桓未暇營救而

楚師亦自退也桓二年蔡鄭會鄧始拒楚歷二十六年而蔡蒙其禍又六年而鄭六受兵矣天生齊桓以為之備雖其功績不足比於王者然亦所謂湯降不遲者與嗚呼觀春秋之時勢如此猶謂聖人之於桓文但有誅絶而無奬進者吾不信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會上有公字許男下有曹伯

鄭既一意從齊而魯公亦于是往會也同盟者從其

載書之辭而錄之蓋不特宋公已下諸侯彼此同之齊侯與宋公已下諸侯亦彼此同之此之謂大同者也明諸侯同推桓為盟主然桓自以雖居方伯之任與宋魯已下諸侯無小大等是天子外臣相與戮力成安攘之功匪敢過居王爵獨伸霸令故言同盟者所以别於上下之文也既見此義即不須每會書同矣蓋亦史氏之異辭策書之常例會者公也經文從公羊尤省繁言曲說也

邾子克卒

即儀父也北杏之會服從齊桓漸同列國諸侯異於春秋之初矣於其來赴書邾子克卒子蓋其本爵前畧之故不言爾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鄭詹自有罪故齊執之（明非為鄭不朝）秋書自齊逃來則此是執之以歸不言可知也

夏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

齊滅遂而以兵守之慮其為變也至是四年矣遂之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戍者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嗚呼遂之為國微矣國既滅則其君亦亡矣顧以煨燼遺餘而能為此殄殲乃讐之舉既伸其志視死如歸（齊必殺之故云爾）雖勢微力綿萬萬不能興復宗社以比於少康之遺臣靡然以視夫孫子之三擊仇人之衣而自謂足以報國士之知於地下者豈不為尤賢乎哉嗚呼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遂雖亡有不亡

者存也春秋書齊人殲於遂所以深嘉遂人之義非直為怒蛙之式而亦使當世莫大諸侯暴寡凌弱者稍知懼也遂之所殺者於全齊九牛一毛耳而書辭若此者為遂人增氣也如曰齊人竟殲於遂矣快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齊執鄭詹未嘗釋也而詹自脫免以來故書逃賤之盟幽已來獨鄭魯二國心尚欲背齊故詹不之他之

魯魯人受之嫌釁由此而生

冬多麋

舊有之今乃特多或害稼故書冬者自入冬來乃見多矣不可以月無忽然自少之理故知必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皆嘗與戎盟矣三十年之間未見有相侵犯之事伐凡伯未知即是此戎否是戎猶愈於諸夏之君也今而來侵魯公自帥師追之始見魯之有戎患曰追戎於濟西

者如言已通矣已逺矣不敢復求矣彼戎也勝負不

足云也追之而已爾

秋有蜮　冬十月

魯本無蜮而今有之與上年多麋同是亦為異亦為

災也日食多麋有蜮皆陰盛之象明天地之氣由人

心人事相召致天象關天下物類生扵吾國要之不

可忽也故備録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本為送女而出送女者欲媵陳人之婦送至陳國也行至於鄄聞齊宋謀伐魯故矯魯侯之命及齊侯宋公盟似若此行本為盟齊宋而來者所謂權事之宜如弦高之犒秦師也本不出魯侯之命不得書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于鄄故為書其送女為媵之事如公子友之葬原仲此等不用見經者也所以見經者因有所明故也鄄所盟之地也送女至鄄必

是與盟處尚隔遠故齊宋信之而與之盟也既為此盟即不復送女至陳別自使人送之以取信於齊宋而媵陳之好則不能兩全也陳人之婦者嫡也於魯為同姓之外女故得畧之也公子結矯命專行為安利國家起見亦是大夫出境之常事無所可襃亦不以遂事加貶但據當時情事之實而書之用見三國來伐之因爾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所謂書姦者謂姦干典禮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宋信結之來而與之盟既而知其矯命責曾有二心陳人亦以媵送失歡故齊宋挈之來伐情或然也言鄙者兵纔及邊境内辭來伐而不言戰取成可知不言亦尊内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公作正）

非父母國而一再如夫人之自恣甚矣書者見莊公

至是猶不能防禁良由失在初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大國有災魯必使人弔之故書爾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我

齊桓攘外之功莫大於服楚此特齊魯閒之戎爾一加兵焉爾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始終稱鄭伯忽不得一稱鄭伯其見弒亦不書至

子儀并不見經矣豈忽與子儀不成為君邪春秋非備載列國事實之書安得以書不書鄭伯不鄭伯而疑聖人之予此而奪彼哉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內得重臣之力外結四隣之援出而復入克守君位然於卒也國人加之惡謚忽雖遇弒猶謚曰昭則當時之公議猶未泯於人心可知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作省

猶言大赦也眚者過也雖有大過而麗於法者皆原宥之蓋非常之恩偶一用之故書於策也然終春秋之篇獨此一見豈魯更不復踵而行之以悅人心邪庋亦一書之以見例爾春秋非魯之全史愚固已言之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薨葬皆如國母舊禮蓋夫人惡重既為之諱即不容有所貶損以彰露其情亦當日臣子事勢不得不然

也歿皆美謚備極哀榮之典正當識其意爾小君者臣子尊之同於君然謂之小則不得與外事亦可知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穀作禦）

陳國有殺其公子之事書陳人者猶言彼國之人殺之云爾不目其君者畧之也專殺大夫伯令之所禁也公子親也殘其親甚矣公子無罪乎曰弑父與君人人得而討之餘雖有罪專殺之罪也

夏五月

一時無事亦書首月此誤也或月下有事而脫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貴卿來魯曾與之盟蓋前此來伐齊已取成於魯至是為防之盟所以釋舊嫌而期永好也盟不為圖婚婚豈須盟也及之者蓋公也

冬公如齊納幣

公如齊則似朝齊也如齊而納幣焉則非朝齊也重

婚事故也謀娶齊女又冒喪自行納幣直書之而三失俱自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伯來祭叔來聘此等諸家並以意說之未知得失之所在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前如齊為納幣也春而告至至此又如齊為觀社也亦告至若不書前之至即似納幣在齊至夏而觀社

于齊復書如齊觀者易惑故兩書至以明再如齊也

非以告廟故書其他不書者並是不告廟也觀社者

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之公之如齊別自有為托

觀社為辭兩書者見齊魯相親昵甚

荆人來聘

楚自十六年伐鄭勢益張矣去年楚成王弑兄自立

魯蓋使使賀之故此之來聘者所以報也亦欲行禮

於諸夏之國遠交而近攻此楚之情也魯史所不書

者甚多豈得但據經文以為說也不言其君使某者

初來接我畧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又假遇禮以會齊侯也

蕭叔朝公

公在穀而蕭叔就朝之不得受於廟故言朝公而已

秋丹桓宮楹

桓公廟也丹楹欲其輝煥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㑹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柯之盟未相信也扈之盟相信深也文同而意異其盟扈之事則不可以意而說之明非為婚事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莊公

以丹楹為未足也又從而鏤刻其桷以致崇飾焉所謂非禮之禮似是豊于禰廟近禮之情故言非禮之禮矣　先儒以為夫人將廟見故莊公為此以夸示之未知然否也

夏公如齊逆女

公親逆也女者齊女也方逆之不得奪彼國父母之辭而稱夫人所以别於天子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先告至而夫人後入也以其入我之國都稱夫人姜氏也從齊至魯公原不與夫人共載而行公自應先歸夫人從後而至矣然公先至而夫人以丁丑入是夫人稽留不即入也又入者不順之辭也雖辭也

夫人姜氏何以不書至自齊而書入乎蓋以孟任故也莊公内取黨氏之女既許之為夫人則孟任固儼然夫人矣莊公年十四即位孟任之主内政而號夫人也蓋二十年矣然終以内取大夫女不得正稱夫人至二十一二年間公欲親附齊齊亦喜於得魯於是始議取齊襄女為夫人然齊猶以孟任故有匹嫡之嫌數要公自行以嚴重其事異於凡常然後二十年之主内政而疑于夫人者不得不退就媵妾之位

而莊公亦以齊女尊貴極致寵崇老夫得其女妻惟恐其稍不類乎正嫡元妃也而務加禮焉此所以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累累書於史策者也鄭伯突入於櫟内有一鄭伯故也夫人姜氏入内有一夫人故也雖欲弗入安得而弗入乎謂書法一說取讐女為夫人不可以承宗廟故難之愚謂春秋之意固當在此而莊公爾時則恐其不復以是為嫌而謂哀姜之不見於廟者疑亦非當日之事實也

常事不書爾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既入之明日莊公使大夫之宗婦執幣以覿於夫人也女贄而用幣非禮蓋亦欲以侈觀爾書此終如齊逆女之事見公之婚齊如此其志之勤而文之備也忘父讐之惡不言自見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於曹

戎至是屢為中國患矣然猶者曰侵侵淺事爾一時

之間為日多矣經於此冬都不書月烏知戎侵曹而曹羈自以國亂出奔其事不必定在數日之內侵曹之下無文以隔之疑若羈為戎所迫逐矣若戎能迫逐其君必是入曹如狄入衛之事而經則但言侵也其非寇深可知赤當是曹之公子而代羈立者其為僖公以否未可知也諸家徒欲張戎之焰遂牽連為說至以赤為戎之自出而納赤以君曹妄造事端違闕如之義蓋漢儒之過也赤當云云左氏不詳羈赤

之事誰善誰惡又若為而言之

郭公公穀連上赤歸於曹為句

凡此之類聖人或有不知而後儒必欲知之過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來結好於魯蓋以季友故杜氏註得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書日食必有救日之禮常事不書此書鼓用牲於

社者以其變常書之爾

伯姬歸于杞

莊公女也不書來逆者蓋詳畧異文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日食大水皆陰盛之災于社于城門皆求諸陰也伐鼓以號衆用牲以祈神莊公蓋從卜史之言而行此以應天地之變兾得勝之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曾陳之好蓋公子友實為之内大夫出聘書如者本為聘往此未見聘端書如而已與公朝同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戎為中國患故伐之

曹殺其大夫

羈出赤歸曹事不詳此言曹殺其大夫著曹有此專殺之事而已他無可考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古本無公字

蓋齊宋之君不自行曾會二國之大夫伐之以我主兵為辭先宋於齊者史臣仍以王爵序不醇尊伯主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穀梁一本或作桃

伯姬身至曾地會公而反其國疑杞國弱小見侵侮於人故伯姬會公而求庇焉非為寧親來也顧不可考爾公與内女會有似二君特異於常故存而不削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有貳心于齊齊不討而自服焉再同盟於幽所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也書者見齊伯之成諸侯始疑終服兩與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不書所事則是如陳者再聘陳也公命也今曰如陳葬原仲則是公子私行也非公命也非公命者非謂

公子出而公不聞也請於公公許之而行猶謂之以私行也以私行者私事非公事也公子無譏乎曰公子之惡未之見也而見於此也公子相曾原仲相陳二人者交相得也故前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始見相親暱之文公子之意然也次年公子友如陳報其聘公子之於陳也親暱有加也陳曾二君不得而與也公子借之以行其私焉爾故於是焉而遂如陳葬原仲原仲者公子之舊耳於曾侯無與也而書於策何

也公子有黨矣狄免有三㡿其公子友之謂矣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子而凶悍者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而陰邪者也皆國賊也魯欲勿亂不可得也

冬杞伯姬來

内女也先杞伯而來也内女歸寧豈勝書乎此蓋有求庇之事欲托魯以自安而不見其文也書在會洮之後來朝之前吾以是知之也

莒慶來逆叔姬

妃匹之合事隔千載雖傳有其文而情在可疑君子闕之可以寡過

杞伯來朝

婦既在魯復身自來行朝禮也杞之為爵前後不同諸家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實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再同盟於幽衛人不至所以來齊人之伐也齊桓自欲伐衛不以王命討衛也既敗衛而數之以立子頹之舊事又取賂焉情或然也齊人以甲寅之日伐衛衛人不服而與之戰至於敗績即此日也故書日在伐戰敗之上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者有之若此之齊人伐衛則不成為霸討而無善之可言者與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比於克又稍近矣史得其日則日之爾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

前荆入蔡伐鄭齊桓未之能救也至是荆復伐鄭齊桓乃率諸侯之師以救鄭焉鄭無懼於荆則中國之恃齊以安可知也荆嘗一聘中國矣至此猶不書公子元帥師者中國方外荆伯事方盛不以一接於我遂引進之而與其文荆猶荆人也聘不得單舉荆爾

冬築郿公穀作微左氏郿亦作麋

大者曰城城郎是也小者曰築築郿是也一曰舊有邑而加城之曰城本非邑而築之以為邑曰築書者重民力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秋既無麥矣冬又無禾此秋冬謂周之秋冬故於歲終統書之有收之極者曰大有年大無對大有而言謂不收之極也書大無麥禾起下告糴之事如言我國適大無麥禾是以卿佐自行為之告糴於同好之近鄰也假

而齊饑我國粟多即齊亦如是矣不足為甚恥也不言公使者内大夫之常文非為諱也不言如齊告糴者我以大無麥禾故須告糴爾於宋可也於鄭可也不必於齊也令知其告糴之國則於齊云爾若乞師之事則專主是國故言如而後乞也非彼緩而此急之謂也至於畜積無素仰給他國失君國子民之道則亦不待言之而自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革其故而新之延廐廐名所謂邦國六閑者是
也或以延爲廣謂新延其廐者未知然否也去年大
無麥禾至告糴以濟之而築郿新廐工役繁興莊公
在位日久何乃急於興作不知撙節愛養一至是邪
以宋范仲淹在浙西時事推之古猶今也則莊之爲
此蓋亦以歲荒役民民得其食而事易以集上下交
受其利耳然此既不可知正使果有所濟而修政庇
民其權在我平日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勞民動衆以

求緩其須臾之死是亦孟子之所謂五十步而止者爾謂春秋所書不以為譏而反以為美非愚之所敢知矣

夏鄭人侵許

許偪於鄭鄭人固欲吞之許從楚鄭不敢伐今齊桓大得中國諸侯而許猶未得與於會盟故鄭為之侵矣不以伐而以侵者猶以楚故也

秋有蜚

言有者與鍼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卒於酅也前書歸于酅是酅猶紀侯之國也此不得

言卒於酅也齊未嘗有酅也

城諸及防

一時而城二邑功役重矣必言及者明諸防是二邑

㒺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公穀次上有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鄣

成魯地近齊次於成未可知其為何也郕盖小國爾
降郕者以兵力脅而下之春秋書齊人降鄣之類見
齊桓不施仁義所以為霸者之事又魯雖受命於齊
而國史書齊事不為隱諱尊敬之文猶若以周公之
靈治彼尚功利擅威命之罪焉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之終也紀侯之卒葬不可知也
不得而書也是故大去而紀侯之事終也齊侯葬紀

伯姬伯姬之終也可以終紀事矣猶有叔姬存焉於是又二十六年矣紀季以酅入於齊其存若亡非吾所問也叔姬則猶吾女也歸于酅書卒書葬書葬紀叔姬叔姬之終也終叔姬所以終紀也蓋至是而曾之策書始不復見紀也嗚呼哀哉誰為為之是皆齊之罪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會城濮遇魯濟其所謀之事不可知也探經下文為說舍是無以說之爾疑事無質闕所不知可也時王為周故不得言周春秋魯史也不得言魯此言魯濟者杜氏云濟水在魯界者為魯濟故從衆人所稱書之爾

齊人伐山戎

言山戎以別於中國之戎也見齊桓攘外之烈為周宣六月以還所未有而伯主之不務德而勤遠畧其

失亦自見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築臺以為臨觀之樂非急務可知興作之事無細大必書

夏四月薛伯卒

不書日不書名或史闕或以小國未同盟畧之滕薛俱降爵亦當闕疑凡此諸國雖不見來朝之文謂在此公之編而聘使往來亦容有之未必一向隔絕至是忽以

喪赴也經之所書什二三爾他放此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伐山戎而大獲焉歸而分遺同盟之國用相誇示如曰方伯之威揚於遐外中夏之勢赫赫烈烈凡我同盟並受多福有如是也齊侯非自來也曰齊侯來獻者伸伯主之志所以為侈大之辭也不足於齊侯之意自在其中矣謂之獻捷者春秋之時行此等之事則以獻捷為名受其獻者因而書之非聖人特加

此字以寓貶抑也

秋築臺于秦

一歳之中築臺者三荘公之志果荒矣薛秦内地同

他國名

冬不雨

建酉戍亥之月比於他時需雨澤為緩而陰陽之氣

失於燮調亦人君所不可忽者故書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亦內地也不用左氏之說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東諸侯之國爵莫尊於宋地莫大於齊齊桓既伯凡為伯事與會盟者諸侯推齊為尊聽其約束桓亦不復多讓其餘齊宋同事往往迭為賓主互相尊敬國史書會書遇亦先宋於齊不使伯主之尊疑於代興此春秋之微旨亦緣齊桓謙讓有其事故有其文非聖人一憑心意欲顛倒之則顛倒之也遇於梁丘者

宋輔齊以行伯事假遇禮而相與議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之死季友假莊公之命用酖以酖之也不殺慶父而但除叔牙曾之亂本故在也莊公雖闇為計不若是拙也莊公必不以為是可以瞑目而無憂也然則酖叔牙者出於季友之志非莊公之命可知也季友何以酖叔牙謂慶父欲為君牙將為之殺子般也牙之心不可知其事則所謂莫須有者也牙未有

可殺之罪也季友以其罪加之也季友曷為以其罪加之而殺之曰是哀姜之人與已異趣者也苟可以除則除之而已也曷為不假莊公之命而用計以酖慶父不則及莊公授政于已之時而請命殺之或逐之而錮之豈慶父之桀黠有加于牙而季友自度其力有所不能而姑聽之邪是未可知也以吾觀之季友直未有意乎殺慶父也知慶父之必將弒般也季友非忠於般者也忠於般則以死奉般如荀息可矣

何為而出奔于陳也出奔于陳者慶慶父之未能自取而必且立幼以擅政而為所得為也立閔矣不二年而又弒之皆非季友所屑意也閔弒則可以及僖矣於是焉而挾僖以奔邾也慶父弒二君其勢必不容於魯魯必將求君主魯祀者非僖而誰於是焉而以僖入於魯立為君而已遂相之也故季友之酖公子牙而不殺慶父者凡以心乎僖公而已僖公者成風之子也成風者於莊公在時私事季友而以其子

屬焉者也事之云乎吾不忍言也故季友者謂之忠於成風則可謂其忠於魯則未也吾故曰皆國賊也內君弑書薨此公子牙之死與弑事相涉故亦但書卒而已非為季友故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薨於路寢薨之得其正者常事可以不書然不書則他公之不得其正者無以見之故為之錄其地所以重君父之終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乙未

慶父弒之也書法與好死者不異無文可以別之也若桓公好死於齊亦但可書公薨于齊而已慶父弒般欲自為之而魯人莫之與于是立閔也季友對莊公之言曰臣以死奉般今般死矣一坏之土未封六尺之孤安在季友但不與弒耳其負托之罪焉可逃也季友不能如孔父仇牧之閑也亦且不能如荀息之死也季友之心不在般也顧以死奉云者欺其近

死之君而使之瞑目也季友之得罪於莊公甚也書子者即位當年亦得言即位未踰年也書卒者降於成君也不言殺者猶隱桓之書薨也不地雖好死亦不地也降於成君故亦畧而不地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㑴圉人犖戕子般於喪次而歸獄焉公羊以為鄧扈樂者與此犖是一人也此與公子翬之討蔿氏相似而有不同者蔿氏之人本不殺隱而彊坐之若犖則慶父所使下

手之人也既歸獄有人慶父自以為無罪身執國命而內有哀姜為之主如季友首鼠之徒莫之敢誰何也但汲汲為自全之計而已於是慶父如齊以嗣君不禄更立先君幼子某告於伯主而求其無伐焉蓋不以出奔行而自同於出使之常國史因其事而書之不曰出奔而如齊也上書子般卒此但言公子慶父如齊不嫌文同於常竟使弑般一事全無所見者魯史别自有文春秋所書則見魯之臣子包藏禍心

公行無忌而季友之徒不免於黨惡之誅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若夫如齊而齊不問桓公之伯未嘗以討亂賊扶綱常為心此其本之不正而無以治人其去僖襄之為不能一間功利茍且之事見羞于聖門又何待言哉○慶父立叔姜之子以為是足以結驩於齊矣

狄伐邢

伐者興師問罪鳴鼓以進聲威大矣以狄而伐邢狄

之憑陵諸國禍患深重可知也不言狄是何種但知近邢者為狄而已難詳錄也

閔公

名啟方莊公庶子繼子般立立二年復為慶父所弑

元年春王正月

周惠王也不書即位者閔公既幼慶父如齊未反曾之臣子以子般見殺不為閔修即位之禮故若慶父

在會或當如翬之相桓自同於嗣位之常矣假使如是而史書即位亦不當責閔無恩於先君者幼未有知故也

齊人救邢

齊桓以管仲之言而救邢仲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則桓於爾時蓋亦勸於自行而勉一自行以從簡書其於方伯連帥之職未之能盡也書齊人救邢所謂美哉猶有憾者與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葬而後舉謚內君不書葬經無緣得見其謚國史自有文不嫌畧之如篇首隱公二字當亦是經文所有而不言者傳無明文又周王之謚亦多不見魯史不以簡畧為嫌則內君亦當同之耳子般之葬當在此後而不書者春秋之常例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作洛姑穀一本作路姑

慶父如齊以子般既死叔姜子當立告以說於齊齊桓為是盟以定其位爾公及者內辭慶父雖包藏禍

心如故而在此時不得他有作為者亦以齊桓故也齊桓實無心除魯之患特以伯政在已鄰國有難不得不以寧定為其事既有此盟魯亦自小憩矣

季子來歸

慶父弒子般季友出奔至是閔公嗣立且逾年季友知其國内難稍定故來歸也書季子來歸者史臣從國人之辭如言方慶父内比哀姜弒嗣君而謀篡奪此時獨有季子不與其事超然遠引非復我國之人

矣而今乃復見其來歸也我國其有幸乎國人之志以為閔公幼稚哀姜慶父之心居然可知得一季子猶望其能保護之也而豈知季子之無意於閔一如其無意於般而期月之間竟使閔為般之續也哉然則季子來歸竟何為乎不重辜國人之望乎其後擁僖嗣位宗社晏然遂以元勲自居而世世擅魯牢固不可得拔非季子為之而誰為之乎聖人固仍舊史有若深嘉樂子之文正見當年情事有如此者則季

子之罪通於天其亦不假他辭而見也矣出奔不書者書來歸則前出可知也

秋齊仲孫來

齊大夫來魯也經文甚畧其情甚事不可以意而說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遷者移徙其國都驅迫其人民使之失所亦陵暴之一事爾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有天下者之祭名非魯所得用而其來有自臣子所不議如初獻六羽前後僭用八佾並等諸常事不書此言吉禘於莊公者喪及三年實則只得二十二月而前後兩月虧少日數又不論也則是未可即吉而即吉介乎禮非禮之間謂當時魯之臣子意以違吉祭不遠故從權而行之如所云踰月則其善也之意故言介乎禮非禮之間非謂此五月吉禘中有一半合禮之實也故謹錄之以其異於常爾

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作辛酉

慶父復弑之也左氏以為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葢慶父欲簒魯所憚者齊桓耳今桓非不知已實殺般而不見討仲孫之來一如聘問之常初無詰責之事閔一孺子耳陰令人賊之而復以不祿告内有大人為之主或者大事可成于是乃悍然而復動於惡此則齊桓雖無取魯之心明左氏之言未可信而所以致慶父之再行弑逆者由桓寛假之過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此則不言季友直以為不足復責矣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桓之謂與不地見實弑與隱同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子般之見弑齊桓雖不罪曾而落姑之盟實為閔公定其君位令而復弑之國人洶洶既甚於子般之時事跡彰露不可如何慶父哀姜將求庇於齊乎則恐其往而為戮也故夫人奔邾而慶父奔莒以為適逃苟免之計此時季友如前出奔而以僖公適邾者至

是而季友之心以為吾可以立僖矣時哉弗可失矣邾魯相去最近乘間而歸於事易也季友之力未必能執慶父而誅之而心亦不以慶父為大惡不然何以必為之立後故托於親親之恩而使之得以脫然而去也夫人貴也慶父微也對夫人故曰微故夫人言孫不敢以迫逐之辭加之如曰夫人自孫去也慶父弒君之賊以罪出奔則據實直書無庸梗避前弒子般經無所見而此見者豈以成君為重邪非也弒未踰年之君與成

君同者聖人之心也其文或見或不見者史氏之辭有可措筆有不可措筆惟其事之適然不可以此而求其輕重之情也公子慶父如齊全同無罪之文豈弑般為無罪乎故知無文以見之也莊元年夫人孫於齊夫人姜氏之文近在上年但言夫人不疑非文姜也此之夫人姜氏不見久矣若同文姜之文即不知此夫人是誰正使可知亦嫌太簡史臣詳畧之辭自應有所異同者也明非有削有不削欲以見意不書季友出奔者書之則若與於弑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之執政奉桓公之命而來欲定魯難也時季友已奉僖入立高子因與我盟以伯主之威定我國再世之亂結好而去也曰高子者從國人之辭如曰幸哉齊高子來盟云爾非聖人特筆不名假之華衮如諸家之說也僖公奔邾入立不書者臣子之辭以為我先君之公子自應繼統君有我國叔父之親大臣之重不得居從亡援立之功豈況鄰國君臣使

若得擯廢置之權非所以尊內也故但書高子來盟而其事亦自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伐邢未已也又伐衛衛與戰人不用命至於大敗狄入衛國滅君死焉列國之禍斯為劇矣不書伐戰者以入為重也不言滅者衛復興也齊之伯於茲二十二年矣而諸姬蒙禍猶有若是甚者見天下無道陽德銷微雖有伯者不能大挫之以致然也

鄭棄其師

左氏傳及清人詩序其事詳矣春秋書之若何而書之邪如云鄭高克出奔陳則不見棄師之實但歸罪高克而已如云鄭高克帥師潰於河上亦是專罪主將之文也如云鄭伯使高克帥師次於河上弗召師潰而歸則以外諸侯之一事而累若干言以記之不亦煩而不殺乎然則鄭棄其師之一句舍是無可書者所以為聖筆也或亦得云鄭棄其師於河上而重

在棄師主將非人猶在所輕棄師之地豈所屑意故亦無庸於贅矣不責高克者鄭伯棄師足以為戒外臣有惡不暇責也書鄭此事者戎狄内侵諸國方蒙其毒而鄭之君臣乃復失道若此深為中國之憂疾如疾首聖人之情見乎辭○鄭文公本欲逐高克耳假命將禦狄以遠之全不以師為意是棄其師也師者聖人之所重今而棄之外大惡可知

春秋闕如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如編卷四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上

名申於閔公為庶兄公子季友立之在位三十有三年卒

元年春王正月

王亦周惠王也書春王正月見不即位也下救邢則

亦此月之事爾明春王正月之文不專為下事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邢衛接壤同被狄難去冬狄入衛衛已迸散宋於衛近故宋桓為之立君於曹及此春齊桓來救會宋曹之師而衛之故都已為狄滅無及於事狄方得志於衛更欲入邢而三國之師臨於聶北邢人委其國而從之三國盛強驅逐狄人自然退去不用戰也次者恐師去而狄復來故宿留於此令狄望風知畏乃是

救邢之深者故書云次於聶北救邢也明非譏其緩狄入衛而不書救衛者衛至是已渡河而南無所用救也書救邢而不見狄伐邢之事者邢之罹患後於衛狄未及入而救師至也齊桓之伯雖至公血誠不足言而救邢攘狄之事實為至美或者猶疑其有養寇縱敵之心無同患相恤之誼蓋亦未之思與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夷公作陳

三國之師雖次聶北然豈能長為邢戍而不去乎邢

都迫近於狄狄一旦復來度不能守諸侯又須來救則有不勝其勞者矣於是齊宋為邢計使之遷於夷儀以避之也蓋亦權事之宜無可譏者所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二國之德齊桓可知也此亦是齊宋遷之而以邢自遷為文與宿陽等不同者邢欲遷甚非脅遷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自正月次於聶北至是為邢城夷儀而定都焉蓋半

歲之久三國之師不離乎邢衛之境使其免於狄患而後去之此諸侯之所以深感齊桓而動吾聖人之嘉歎者（謂論語之文）誠有由也所以重序三國者明自正月以來在此不去非他諸侯之師故也夫以齊之強桓公合諸侯之力或亦思深入狄境併力而攻擊之然其種甚多兵端一開未知所底而生民塗炭尤非仁人君子所忍言齊桓中材之主二帝三王非常之功聖人不以相責以謂衰微之勢苟得如此亦幸矣

此春秋之旨說者皆未免於太過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奔邾齊人怒其與大夫比而殺二嗣君奔在他國重為齊辱故召之歸行至齊地而迫令自裁也魯史為内諱故不書齊人殺之如曰我國夫人姜氏孫於邾將一載矣及是將歸其兄弟之國行至于夷而薨也薨在道齊人以其喪歸令方在齊也以歸如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以蔡侯獻舞歸皆謂歸其國非

歸於魯也不言以喪歸既薨矣非喪而何也哀姜之惡殺之非過然猶不使霸討得加于內之小君者重凌侮之恥存隱惻之心不以惡人之故苟為快意之文與書文姜義畧同也

楚人伐鄭

鄭即齊久矣莊二十八年荊伐鄭賴齊桓合諸侯救鄭制其侵陵之勢至是且七年荊益強又與中國爭鄭而伐之春秋改書楚者以其交通中國漸與我相

接近始者但知彼之為荆而已今乃從其國號而錄之非復荒遠不常見於赴告之文者也若彼國革荆為楚定當不在此年亦未必不在春秋書荆之前但不可得知爾春秋所書若在一二年間忽有改易則觀者易惑今既隔遠知不嫌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作朾）

齊桓以楚氛寖熾故為是會以堅諸侯之志欲其同心拒楚而不輕議伐者懼不服則損威也急於固内

緩於攘外此伯者之畧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作纓穀一本作㥷

僖公自邾入立邾葢有奉焉至是邾來責賂而魯不與之故戰於偃而敗其師也所以然者邾為魯細其來已久僖公季友之意以為彼非列國之比也今乃恃其從會伯主而責賂於我興師境上德不勝怨是以敗之又檉之會必邾子也獨書邾人是葢魯史之文若不屑錄其君然凡此之類並是存其事爾彼此

曲直無足言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犁穀作麗）

慶父弑閔奔莒季友既立僖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賂蓋未入於莒也至是莒人聞慶父已死興師來責賂季友敗其師而獲其將焉此與上公敗邾師並是閔僖閒未了之案情事相類而有不同者公敗邾師不免谷風負德之譏故書詞從畧而季友獲挐

則以莒尤無狀而克獲有功為內之榮故文較詳也

魯之四鄰邾莒為小得相吞茹便爾為之信義之衰

非一日矣敗邾獲莒何多怪乎吾故曰春秋亂世之

書比事屬辭其情可見是非曲直有不足細論者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桓殺哀姜僖公請其喪而葬之不明正其罪以示

恩厚故至葬皆從常文無所貶也夫人氏者猶言女

子氏爾史氏之文亦容有所異同上既書夫人姜氏

薨於齊此則言夫人氏不疑非姜矣春秋於凡惡人不以一字為貶絶前夫人孫於齊及此夫人氏之喪諸家因史有異文強為之說欲於貶絶之中分其等級非聖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前年衛懿狄難戴公廬曹卒文公繼世徙居楚邱魯奉伯令為城其國都其所同往之國不見於經有無不可知也齊桓先城邢後乃城衛者蓋當時勢有緩

急衛猶小能自立稍遲緩之不至於亡也要之皆是

齊桓絶美之事不應更以緩急為譏觀木瓜之詩衛

人之德齊如此則可以見矣城邢城衛並非諸侯專

封之事實與文不與之說亦無取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請其喪而葬之謚曰哀者蓋以國亂出奔道死非命

為可哀憫不正明其罪而絶之不特此也慶父雖受

誅亦但逼令自盡同諸無罪之人謚曰共仲與僖叔

同立後遂為三桓之祖凡此皆公子友所為原其本意亦所以自托於其君也有罪且然况於定亂擁立為社稷之臣者乎汶陽之賜費邑之封僖公之報德已厚而季友受之吾知其無復謙讓之懷而隂圖子孫之利也深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下作夏

并吞虞虢者晉志也貪璧馬之賂假之道遂從晉伐虢滅下陽而虞亦因此自亡則是非晉為之虞為之

也晉不得虞不能滅虢故雖晉主兵而以虞先晉罪虞之為晉用也晉之惡不待言也虞貪而愚實為可憫春秋深惡晉獻故重責虞君若言汝雖至愚亦何至於此極而令晉人得肆其毒乎愛之甚者怒之甚怒之甚者罪之甚聖人之情何以異於人哉（明非惡虞反加于晉）先晉不見於經見經始此晉自此益強馴至主盟中夏若齊僖之啟小白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江黄素屬於楚齊桓威信既著遠人慕之而來服焉桓方志在圖楚遂受之而合宋公以與其君盟使一意從中國而後進而問楚罪可以不戰而屈之故是時雖有夷吾之言而不暇於長慮却顧者欲以集吾事而已

冬十月不雨

此當連下年見義書恒暘也建酉之月全然不雨其戌亥二月或偶得雨雨必不多即是恒暘可知若一

時皆不雨則不應書十月若非恒暘但此一月不雨亦可不書也

楚人侵鄭

江黄楚屬也而服於齊故復為之侵鄭鄭終不敢背齊即楚故明年復見伐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三不雨並書首時蓋三時之間天道恒暘動至經月不雨但中間或小有雨不能潤物故不書自某月至

某月不雨而亦不於仲季月書雨也一切養人之物得雨而滋連時不雨為災可知有國有民者宜何如憂念之春秋所書有煩而不殺者蓋聖人之意甚重乎此也

徐人取舒

詩稱荊舒是懲則舒者楚之與國也徐人用師取之東諸侯之服楚蓋亦得徐人之力云徐亦夷也以夷攻夷始見於此其後如吳之入郢又其甚也

六月雨

至此始大得雨旱氣消也緣上恒暘故書此以結之見旱不竟夏自此已後得雨不更書矣已月得雨苗種賴之知此年不饑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江黄之君復親至齊境桓與宋公會之而結好焉遠人慕義棄楚即齊無貳爾心不須盟誓蓋齊桓至此而服楚之勝筭不卜而可定矣江黄不書爵者楚尚

未得書子況其私屬投誠於我來者不拒去亦不追人之可爾遑問其爵

冬公子友如齊涖（公穀作莅）盟（穀於子下有季字）

陽穀之役齊桓重煩諸侯但與宋公為主會江黃之君定為伐楚之計其中國諸侯如魯衛陳鄭等更須盟以結之故前定為此盟而魯使上卿往受盟於齊聽約束也陳衛諸國亦當同之外事不見也江黃不盟者伐楚之時不欲使二國從已致受禍速也但不

得為楚用斯可矣

楚人伐鄭

三年之間楚三伐鄭鄭欲成矣以孔叔之言而止葢陽轂之會齊桓方謀伐楚鄭方受盟于齊心有所恃知其可待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自莊二十八年荆伐鄭齊桓一合諸侯救之自此之後楚人與中國爭鄭一再加兵齊桓會諸侯於檉又盟江黄於貫又再會於陽穀其慮深矣其謀定矣至冬楚復伐鄭而後乃令連七國之師以伐楚前此寧為濡忍毋為輕發恐輕發之難收而適足以害我伯事之成也是役也本謀在于伐楚而先侵蔡者蔡自獻舞被虜以後僅一會於北杏明年荆入蔡嗣是蔡不復與中國會盟一向服從於楚而桓亦莫之問也

先其近者置其遠者姑棄蔡以予楚而不責其即夷之罪以為吾欲責蔡則其事不容但已必須與楚相鬭不伐楚而但責蔡蔡此時唯能庇已者是從勢猶不得比於鄭必且旋服旋畔則不如其已也故寧棄蔡二十餘年不問直至伐楚之師出而義旗所指首及乎蔡焉蔡有即夷之罪宜為鳴鼓之攻不以伐而以侵者志不在乎區區之一蔡也以八國之師臨蕞爾之蔡大山壓卵未足為喻所謂用牛刀以割雞其

志不在蔡也明矣繼侵蔡而蔡已潰矣蔡潰而遂伐楚矣遂者繼事之辭有因此事生彼事非初意之所及者有本欲行彼事先行此事而以次及之者皆得以遂言之也伐楚則是聲其罪而討之楚之罪在無王故以包茅不入為辭包茅縮酒者所以為辭也豈真為此一物而已昭王不復者周室先王之事南征不復疑若楚人弒之故以為問其既死而遠者猶欲罪之則於今之共主而藐然無

所顧忌僾蹇自大不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之義者當何如耶是亦所以為詰問之辭爾然不斥彼僭王之非而但舉此為言者亦有說矣楚自熊渠稱王畏厲王之威而去之及熊通以王號請于周周不許乃自立為武王及茲又三世矣以齊桓之力不能使之革去王號恪守子男之服也一旦以是責之楚必不服不得受成則勢必用戰戰雖或可以勝而兵端一搆荼毒生民未有攸底此固齊桓管仲之所不肯為

也故不得已而用其機權於辭嚴義正之中使之受其一而辭其一則彼之計較於利害曲直之間者自然出於行成之一策而我可以坐而收安攘之功矣聖人微管之歎固在於召陵之一舉而所以深嘉樂予者尤以其能不用戰也戰者聖人之所慎伐楚次於陘其庶乎得聖人之心矣楚未服罪故師行少進而次於陘既未得戰自當有止宿之地雖救邢之師猶不當使用為譏也況此之次陘尤所謂不疾不徐

者乃兵家節制之常春秋據事而書其為畏與非畏
無用言之必欲避畏之跡則如吳之入郢而可然而
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吾亦未見其能善勝也屈
完來盟言來者僖公在焉内辭也不言楚使者楚使
完來盟之定否未可得知春秋據内而言亦但知彼
國有人來此乞盟而已不問彼君之意若為不須言
使然後見其非私來也完請盟於是為之退師一舍
次於召陵而後諸侯同與之盟示有禮於楚也夫以

楚之強恣而屈服行成則中國之威稍伸伯主之義亦著而自後之以兵相加侵敗王畧其曲全在乎彼有不待言矣又何多求焉楚亦非全畏齊正以不戰而退八國之師較之戰而能勝者利害相去甚懸況勝亦未易言也而亦心知齊之此舉必不多求於我不惜小屈以成齊桓之名其為謀甚善亦可謂彼有人焉也是故楚之為楚非一切荒裔之比也其世世與中國爭伯非偶然也君子以是知齊桓之持之重

施之恕而成功之難也許男卒不言於師者觀上下之文則從可知也

齊人執陳轅亦作袁公濤塗穀並作袁

諸侯俱盟召陵而退而陳之大夫何以獨見執也七國之中陳鄭許於楚為近而國又弱於宋衛伐楚之師本為勤鄭而出鄭德齊深倚齊重未敢萌畔齊之心許男新卒方當以喪歸固不必言矣惟陳尤偪於楚雖嘗從中國會盟而亦不敢開罪於楚今者大舉

伐楚陳侯勉從齊命蓋亦不得已矣其心以為楚蠻夷也擇利而為之故有屈完之使諸侯既歸楚必且修怨焉盟於何有修怨則陳首受禍齊其終庇我乎是知棄楚即齊乃他國之利而非陳之利也故於其師之方還而携貳之心見焉或以巳不能終齊事若南北兩事等情閒於齊桓桓為是執其大夫而一再伐陳不如是則伯事又將敗也據經文所書其情自顯至如誤軍道之說左氏公羊蓋皆失之後之說者

又以為齊志驕盈無故而執陳之大夫春秋書人以貶者其亦弗思甚也與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執袁濤塗本欲問陳侯之罪故秋遂伐之及者魯及之也魯僖善事齊桓故使其微者會江黄之人而伐陳也江黄亦請効力於中國以求齊之庇巳而其國於陳為近故從魯伐之其事便也江黄不敢得罪於楚而倚齊之威則遂敢於伐陳然固不知齊桓之不

能庇已也卒取滅亡可悲也夫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公作繆

僖公從齊伐楚魯人作頌以美大之夫子錄其篇不以為譏也親諸夏而禦四夷雖近於夸猶用為美談春秋於是役也以伐楚至豈非明示得意之文夫子亦從魯人之志而不之革者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後同

秋伐陳陳不服故大合諸侯之人帥師侵之皆同伐楚者也陳乃請成於是終齊桓之世陳不敢自外於中國而楚亦莫之能害也則此年之一再伐陳蓋亦伯事之不得而已者而非其過加侵暴於同好之國也亦明矣叔孫氏帥師自此始外書人者皆其大夫詳内畧外故但人之而已不以人為貶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以世子死狀告於諸侯謂世子實有不子之惡其

謀未成而情見勢窮至於自殺也然而晉獻之惡申生之冤流聞彰布於天下不假聽斷而得其情矣故據事而直書之所以為萬世之炯鑒前滅下陽此年執虞公晉方吞滅同姓日以富強而亂本既成天性之親自相屠戮晉事見經之始比而觀之亦可以知所戒懼矣申生之事與衛伋壽畧同而申生所處尤為無可奈何張子云無所逃而待烹是其恭也申生苟欲逃死晉獻必不能容則烏知其不更即于罪戾

而天下後世且不復憐之矛故以申生陷父於不義而為大仁之賊者此立教之言而非設身處地忠恕平允之論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非直來也朝其子也曰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於僖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是曹伯不自來也今伯姬挈其子以來則不得言杞伯姬使其子來朝也如言杞伯姬以其子來朝則文亦明矣春秋

變文言朝其子者嫌若伯姬偕其子而朝也朝非伯姬事也故言朝者其子爾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于杞至是十四年爾子方幼弱可知也所以朝其子者蓋杞實衰微伯姬以其子求庇於僖而身率之以來使之朝也其實未能成朝禮而情亦不同於他國之但為朝而來者故其文不得而不異也凡此皆當時情事如此春秋因而錄之不切切然以明正典禮嚴示隄防為筆削之意說者皆過也

夏公孫玆如牟

聘於牟也玆叔牙之子叔孫氏再見而仲孫氏後出者葢慶父罪重未即任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並作戴

王世子者惠王之世子鄭後立為襄王者也世子出會諸侯未有不得王命而自行者葢齊桓伯功既盛召陵服楚之後愈欲乞靈周室以增伯主之重使諸

侯不敢背已而從楚焉故以尊王為辭請於惠王使世子代王出而已率諸侯會之世子稍失愛於惠王是舉也雖非王意然不得而不許也於是王世子為會主而齊宋以下往會焉不純行君臣之禮不得言朝者避天王也殊會者明世子尊諸侯不敢與之為匹敵也尊世子所以尊王也晉文踵其事而加甚焉故有河陽之狩在齊桓猶為念深禮謹要其意則一而已矣齊桓之召諸侯不以定世子位為名然世子亦自

定矣如以定世子位為名而顯然與天子抗衡則何以服諸侯而鄭伯懷貳春秋何以書逃歸乎蓋齊桓此舉一物而三用之尊王室一也崇世子三也此伯者之略功過皆有之也書公及者下有會王世子文不得不言及也首止衛地世子出不為甚遠亦不得在畿内者嫌諸侯近王不朝過門不入非所以崇敬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即會王世子之諸侯齊侯也宋公也魯侯也陳侯也衛侯也許男也曹伯也諸侯自相為盟不敢與世子盟也盟者示之以信猶所謂有如皦日者也示之以信者殆於不相信也王世子何人也盟曰必無相背負則是謂可以然也故夫諸侯可相為盟者以其相背負之事可以然也王世子不敢盟者王世子之於諸侯猶非所當疑也而況諸侯之於王世子乎然而王世子在焉而諸侯盟焉王世子固盟主矣不

言而喻爾此亦衰世之事而仲尼之所心惻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世子於首止有鄭伯盟於首止無鄭伯鄭伯逃歸不盟也鄭伯不肯與是盟先是盟而去之也春秋魯史也首止之役僖公在焉以僖公之在則自王世子已下至於曹伯皆內也於是諸侯哆然曰鄭伯逃歸矣史氏承其意而書之所以深誚鄭伯如不齒之者凡以為內辭也合諸侯以會王世子既會而尋盟

乃至失一鄭伯亦非伯事之光彼王者之世不期而會八百今乃僅七國而去其一乎故不得不深誚鄭伯擯不與齒而曰彼其逃歸矣不盟矣深誚鄭伯者所以殺齊桓之恥也然則鄭伯無惡乎曰齊桓之伯雖未必有至誠懇惻之心然如此會其義正其言順其於天室之安危中國之盛衰大有所關係從之者為是則背之者為非或言王召鄭伯使去齊從楚故鄭伯中變而不肯與盟然諸侯在首止未嘗明奉王

旨則固不嫌於臣抗君子抗父也而鄭伯乃首鼠兩端中道而背之去齊即楚不可以他辭解也據此逃歸之文聖人之情亦從可知爾所謂彼善於此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安中國而遏寇亂者春秋之大義其於楚也一言以蔽之彼哉彼哉而已隱桓之編不見於經至其敗蔡入鄭大為中國患則書之所以起伯事見中國賴齊桓其勢急也後且易荆而楚矣然於彼國蠶食之事

不與吾中國相關者天子諸侯既莫之問春秋亦畧而不書蓋無縁得書也至是書楚人滅弦弦亦南方微國也弦不事楚又不設備故見滅亦楚自蠶食其地爾所以書者以齊桓故也據左氏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方睦於齊弦子恃之以至滅亡江黃兩與會盟若道柏若弦烏知其不私事齊桓而經不見也今弦子國滅奔黃黃人能無懼乎懼而告於中國此其所以不得不書也然不書楚鬬穀於菟帥師滅弦而但

書楚人則猶畧之也外之也其後之從詳者勢不得而不詳也亦猶夫始之不見於經而後乃稍稍見也傳所謂漸進者亦是此意非予之之謂也然則齊桓不合諸侯以救之春秋其有譏乎曰桓之伯僅足以庇陳鄭諸國然猶或畔而去之不能定也至於江漢之間則楚人方怪其涉吾之地而桓之力有所不及亦明矣召陵一盟因利乘勢使之不大為中國之患則桓之志已矣必欲率東方諸侯從兵革之役以與楚人決雌雄於我客

彼主之地談何容易也故寧棄之而不之問夫豈不欲折楚人之鋭使小國得入其宗祊而他日可無伐鄭救許之紛紛哉力不足勢不能也春秋録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特以著楚人吞併之迹而於齊桓之身則褒貶之所不在以為責賢者備之義非所施於此也弦子不名者畧之爾有罪無罪不足言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據左氏此年晉復假道於虞伐虢八月圍上陽十二

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遂襲虞滅之而執其君臣春秋於此但書晉人執虞公其餘皆畧而不書何邪晉新見經於我若疏遠然彼所為相詐欺相吞併之事不一一詳之則舉其重者一書之畧見事端而已晉獻之不道極於此矣正不須以大書謂滅虢滅虞詳錄一無漏略而後為深著其惡也不屑譏者甚於深譏之不即加刑者一刑不足以蔽其辜也春秋之意正猶此爾乃若虞之見滅由其自取非晉人能滅

之是則誠然矣然豈有操刃殺人士師不一問其狀顧取死者之尸而鞭之數其頑愚之罪而以為善聽斷者哉是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君子之為春秋宜無有與於不仁者毋亦不察於經文詳畧之故而誤之也歟不言以歸者虞無國也虞地皆晉有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鄭逃首止之盟歸而從楚齊桓於是率諸侯伐之圍

其新城圍新城者非如宋人之圍長葛欲取其邑也
討鄭之罪於其新城焉圍之鄭服則去焉爾許鄭之
細也許固堅事齊齊桓猶不使之伐鄭所以愛許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齊圍新城以討鄭則楚圍許以救鄭圍許齊不得不
救許而新城之圍自解此兵家之常非獨楚人之好
用詐而凌無罪之國也鄭已即楚而許不偕來楚人
亦以是而討之爾遂者急釋鄭而救許伐鄭可圖再

舉不救許則許必從楚非許之罪矣救許之師至而楚人自退諸侯亦便還此所謂交綏者也春秋録此用見齊楚相爭之勢齊桓雖勤諸侯所遇實爲勍敵經營數十載勢力才足相當王室綴旒於上小侯奔走於下歲有兵革之事生民安得帖然聖師微管之歎蓋傷匪風之發而幸一時之小息猶之乎不得中行而惓惓於琴張牧皮之徒云爾如謂書伐鄭書救許乃至喜動聖顔知不然矣楚人圍許不言救鄭者

鄭外也不以救而幸之也內辭自應爾也

冬公至自伐鄭

此以伐鄭至者師本緣伐鄭而出救許非初意所及

輔成伯事救許不大於伐鄭故舉重而書蓋史氏之

辭不可以一例求諸家廣說其義互有中否當文見

之或從畧而不論云

七年春齊人伐鄭

伐鄭圍新城而移師救許還不更圍鄭者楚人為救

鄭伐許以諸侯師至而退若我更圍鄭即彼亦當更圍許矣故兩釋之而未竟伐鄭之事至此春齊桓不更煩諸侯而獨自伐鄭鄭背中國必得之而後已非淩弱暴寡之師比也楚不更來救者鄭自歸楚楚受之知非已所得有不復爭之

夏小邾子來朝

自齊桓之伯而春秋列國之局一變二邾皆受朝命列於五等而稱子矣蓋桓居方伯之尊其服從者皆

進其爵號以尊之使人知勸亦所以壯中國之勢而誇耀於蠻夷也蓋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權並假天子之命以行而實則自諸侯出若唐之藩鎮矣小邾郳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舊有寵於楚其在鄭也蓋導之從楚而逃首止之盟齊再伐鄭鄭病殺申侯以說於齊情或然歟夫上下相賊殺王者之大禁也臣弒其君罪在不赦其

君之無道與否不論也君殺其臣臣之有罪與否雖不同而專殺者春秋之所重故係以國而書殺其大夫以明王禁自非弑逆大惡則有罪與否固不嫌於同辭矣此春秋之大指猶禮制報服之意也係以國者擅國之謂君君不得曰非我殺之人殺之也不言君者恩降於世子母弟故不斥君以為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作寧母陸氏云公穀本無鄭世子華四字

甯毋之會左氏詳矣先儒疑經無鄭世子華四字意其然也說詳集傳

曹伯班卒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使上卿往聘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公羊未有鄭世子華

甯毋洮一再會盟左氏之說亦若有可疑者於集傳論之王人天子之人不必定是下士然後書人序諸

侯之上事在不疑不序齊侯上則將置於何處豈亦以强弱序乎王人與諸侯盟其為衰世事居然可知或時勢非獲已春秋不用為譏以此測聖人之情其可也以王人序諸侯之上而振振然稱齊桓之能尊敬天子抑何弗思之甚

鄭伯乞盟

乞盟者請受盟也謂之乞者鄭自以前逃首止之盟為罪而卑辭以請於桓如乞師之必言乞也史臣從其所自為辭而書之不變文言請者以王人涖盟伯

主為政而傳公又在焉鄭新從楚來尊内而外鄭伯如曰前逃歸不盟今更乞盟矣所以抑彼而伸此明是會之得鄭也非故加以至辱之名如後儒之說也

以乞盟為至辱則内之乞師亦為辱矣　諸侯既盟矣鄭伯來乞盟則諸侯當更與之盟但書乞盟從省可知也

夏狄伐晉

晉強國也與狄錯處兵戈相尋未已書晉事漸悉始外之稍稍内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據左氏以為致哀姜也蓋僖公以小君禮葬哀姜殯廟赴同祔姑一切同諸夫人特以凶死於外有疑焉故遲至此年因禘祭而致其主於廟以正嫡配先君也致夫人不書此蓋以其有異於常而存之其用禘非禮春秋所不議說已見前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穀作禦）

宋桓之葬曾無不遣卿往會之理沒而不見蓋以宋子背殯出會既歸乃葬故畧之而不書不然則亦史文之缺而已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天子之三公也於王臣為最尊故不名不字宋子襄公也背殯出會以喪行故書子宋本公爵輔桓行伯而國大於曾衛故從本班也襄王始立內有

叔帶之黨宗社未寧桓爲是會以翼戴天子鎮撫内外其事至重而不輕故以宰周公涖之而宋子雖有新喪亦以身與會而不使卿攝也序桓之績召陵首止葵邱實爲卓偉不可沒之適衰世有此紛紛如宰周公宋子之等雖變常典在所不譏蓋不暇譏也此被髪纓冠之義爲春秋者不可不察宰周公不殊會者内莫尊於冢宰外莫尊於方伯公侯皆天子臣非若王世子有君臣相臨之義故得引而同之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蓋許嫁而卒爲之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書諸侯盟見宰周公不盟也義與首止同但彼是世子在會而諸侯不敢與盟此是宰孔既會先歸諸侯尚在葵丘自相盟宰孔若在未知得盟以否𡾊但爲會至此始盟則諸侯亦自不敢與宰孔盟可知也孟子稱五伯齊桓爲盛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申明五禁毋得相犯孟子不道桓文而稱述之如此則知此葵丘之會為聖師褒二百四十二年之内不得不以小康見推也諸侯信桓之深盟而不歃者宋曾諸君久矣同心共事唯鄭則去來不常而上年乞盟實出鄭伯之志無復携貳之端亦由齊桓之義有以服之故不歃者非為他為得鄭之深異於前事也又按夏會葵丘歷三四月諸侯不離其地至九月乃復為盟非有伐國墮邑之事而久勞於外如此何邪

愚以是知此會之為翼戴新王塡安内外其事至重且大而非徒為尋盟修好但假天子之命以自濟其雄伯之私而已也宰孔之致宋子之來其情事亦灼然可見矣桓盟不日蓋當時史臣以此為常不用書之獨此備日者或史臣見此盟有異他日因而記之仲尼修書不加增削非有深意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公作甲戌佹　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公作弑）其君之子奚齊

驪姬嬖於晉獻欲立其子譖殺世子申生逐羣公子而奚齊得有晉國此國人之所欲得而甘心者也非里克殺之則無能殺之者矣聖人之心猶人人之心也豈其有愛於奚齊而不以殺之為快乎然而書殺其君之子奚齊不謂之罪里克不可也里克者晉之重臣欲中立以免禍則申生之死奚齊之立里克固亦不能辭其責矣乃獻公死嗣君之位既定而後殺之其事雖快於人心聖人猶不許也晉獻之昏驪姬

之惡由生之寃炳然灼然自當別論但據里克之事而斷之則受命於先君遭喪繼位里克以人臣而殺之所知者此而已其他非所知也則亦猶夫慶父之殺子般東門遂之殺惡而已不復論其為正嫡與否若國人子與不子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正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與之校曲直是非而名義所在一或犯之而與乎亂賊之迹則雖自謂天下之賢人從衆人之望而行之所殺者為無道所立者為

能君有功於其國者甚大而聖人斷然加之以大惡之名不可以他事而望聖人之赦除之也雖欲不懼不可得已況此里克者中立於前而連殺二孺子於後又不得為賢乎故曰書殺其君之子奚齊不謂之罪里克不可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七年使公子友聘齊及此公自如齊始朝於桓也嗣是終桓之世朝聘不曠魯之事伯主勤矣桓莊如齊

皆非朝朝齊自僖始葢葵邱之會天王使宰周公賜胙於桓命無下拜所以崇重之者至矣於是東諸侯之大者亦朝於齊不特曹許小國無敢後至而已齊桓率諸侯以尊周室而諸侯之尊周室遠不如齊者禍福利害之所由在伯主而不在天子也然則齊桓之尊周乃其所以自尊而功首罪魁之論君子之責備有由來也雖然天下之勢極重難反王畿削弱徒守建空名蕭蕭湛露之戚周亦自不能行之非獨諸

侯之罪也論世之士宜有考焉

狄滅温温子奔衛

温畿内諸侯蘇子之都也見滅於狄以覘伐邢入衛

抑又甚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有子字及其大夫荀息

據左氏上年冬十月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十一月克又殺卓荀息死之是二孺子皆未踰年

之君也而春秋於此年正月書里克弑其君者杜氏

以為從赴也夫奚齊卓子其為嬖孽一也殺奚齊而不殺卓子人心猶不快也荀息能復立之則里克能復殺之荀息之所立者人心之所不欲立也里克之所殺者人心之所欲殺也使驪姬有三子四子而輙立之而輙殺之無噍類焉天下後世猶莫之憐者以驪姬之譖殺申生其志至憯不可得而容忍也然則無問成君不成君而里克殺之聖人不唯不惡之固亦將許之也然則晉人雖以踰年成君赴而特變其

例不以弒君書何為不可乎曰不可也雖使驪姬之惡更有甚焉奚齊卓子如衛朔之𢘆伋壽而里克殺之猶以弒書也不如是則立一君殺一君亂賊之禍無時而得息也故里克之殺二子比於他弒君者獨為人心之所共快而春秋則以一例治之雖欲不以弒書而有所不可者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也然則奚齊書殺其君之子卓書弒其君殺奚齊之罪為輕於殺卓然乎曰殺其君之子猶之弒也以弒未踰年

君為輕於成君者非春秋之意也書之者與從史例爾至於科亂賊之罪則從同而已春秋書弑君及其大夫者三孔父之義形於色也仇牧之不畏強禦也荀息之不食其言也皆大臣之能死節者也荀息從君于昏許君以死僅能不食其言與夫前二人者有間矣而書法從同者荀息之罪在於探獻公之志受獻公之命而為奚齊傅爾至於獻公死立奚齊奚齊死立卓子卓子又死力不能殺里克而以其身殉此

其於忠貞之節其庶幾矣雖忠非所當忠貞非所當貞然而君子之論至此則不復念其前非而但取其死節可矣仲由結纓之義比於易簀為劣而以視夫偷生苟免之徒則不可同年而語也孰謂荀息之死而非聖人之所取乎荀息不正遇禍視孔父自然不同但不可以名字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名猶字也聖人何擇焉考其事實以定其是非邪正之歸是在後人而已矣於史書一句一字之內而屑屑然著

人之賢不肖又使人諦視孰察而後見之者愚固知其不然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在齊之北即山戎也許男獨從伐者蓋許德齊甚自請效力於齊如江黄伐陳之類當時小國之情固如此北戎不聞為中國患然經傳所載甚畧未可横斷齊桓此舉為非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之弑二君為重耳也惠公入懼里克之復將殺己故殺之也所謂殺之不以其罪者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也惠公入不見經者春秋所錄本非國史全文雖可責以備記無遺由為訓說徒滋勞攘推測聖情轉見荒忽闕而不言斯為得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蓋夏正九十月之間齊魯近北雨雪多有之以大書者寒甚有異於常或亦得為災爾若依公羊作大雨

雹則災及人畜尤可不疑矣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㔻鄭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公作邳

㔻鄭里克之黨也謀岀惠公不遂而見殺春秋據事書之不以有罪無罪見義左氏所載里㔻黨凡數人舉其貴者一人餘從畧此史家之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會非有諸侯之事直以昏姻之故行家人之禮爾然夫人不宜與公俱會於外直書其事非禮可知

秋八月大雩

夏之六月渴雨甚也

冬楚人伐黄

黄本屬楚慕齊桓之義遠從中國會盟而不共楚職楚人伐之桓不能救也桓豈不欲救哉度其力不足以及遠徒敝中國以與楚爭終莫能庇之故棄之而不惜爾書者見夷夏盛衰之勢傷齊桓伯業虧損不如盟召陵時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冬以被兵告至是而諸侯之救不至遂為楚所滅也

前滅弦不書伐者弦不與盟會畧之又不踰時見滅

但舉重而已此先書冬伐者見弦之不救猶可無譏

而黃之見滅實為桓恥也管仲尚存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楚人滅黃患未及中國也而為中國之恥狄侵衛侵

雖淺事未足深恥然兵戈交横不可撲滅之勢於是為著前書日食天變人事信而有徵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者聖人之情具見乎辭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據左氏此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則鹹之會自當為王室而致諸侯非専為杞謀可知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杞未遷而豫為之城不序諸侯者蓋即會鹹之諸侯也既會之後諸侯各歸其國此言諸侯城之者未必諸侯身自來或當各遣大夫帥師亦得言諸侯城之也齊桓為伯久矣此等之事要為常常無可大褒亦不應反加貶抑史家之例合從簡省亦無怪焉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依左氏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止之季姬

於是及其夫遇於防而要之使來朝非鄫子志欲朝魯故言使也季姬前歸於鄫及來寧皆不書春秋內女適人不書者多矣不足怪也季姬既見止示與鄫絶若將更嫁者非實欲更嫁故使得出遇鄫子故亦不繫以鄫也春秋書諸國來朝見內勢尊重小侯盡事大之禮所以為榮然亦不沒其實苟為夸耀情狀有異備見其文如曹伯使其世子來朝後書其卒見曹伯病不能自來非慢也杞伯姬來朝其子見子幼弱來朝者伯姬

為主也此季姬使鄫子來朝見鄫子失禮於我今此來朝由季姬止之如曰鄫子挾恩恃愛既稚來稚且狂之稚非謂幼小且闇不知事大之禮吾季姬責之使朝是亦於內無損無庸於諱也然其不得為美事亦不假於言而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春秋書災異最重莫如天而地次之沙鹿梁山崩變之見於地者何大如之故備日以志謹明王者父天

毋地諸侯君國子民精氣相通遣告可畏沙鹿在晉地而不繫國者天地示變當關天下之故雖在彼國遇災知懼當引而同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凡書侵書伐而諸侯不救者或彼國力足相當不煩狄助未可每見一事便責伯主不能救之但裔不謀夏而此狄連年見經侵衛及鄭則桓伯之衰亦可知矣○蔡自見侵國潰後從楚如故中國會盟未有與

也故蔡侯之卒無月日畧之比於遠方小國亦史氏之常文非聖人賤之而去其月日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作卒程端學本義云穀無衛侯二字公羊衛在陳上

徐自莊二十六年見伐之後服於齊者久矣僖三年徐人取舒蓋倚齊以凌楚之與國至是楚伐之徐雖

夷也而於我為同好故此書楚伐徐諸侯救徐所以內徐而外楚也牡丘之會本為救徐故又相與尋盟而遂次於匡諸侯不自將也內之帥師者大夫公孫敖也外諸侯亦皆使其大夫帥師而不序其人者詳內而畧外也疆埸之事雖可喻度況在千載之前用兵機宜益不可知救徐之役未知果合諸侯自行鼓勇而前揚威江漢否也但以大勢而言則楚人至此已若氣吞中原而齊桓伯業日就隳廢亦自可見矣

公子慶父之子稱公孫公孫敖之子稱仲孫為仲孫氏仲孫氏典兵始此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徐齊之與國也楚伐之厲楚之與國也齊率曹伐之所以報也厲在齊楚之間

八月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盛暑之月蟲為災也　女子始嫁書歸于某此季姬是中絕而遣歸其國故書法與始嫁同也紀叔姬歸

於鄙非嫁也亦書歸于嫌疑之際君子慎之亦寧失
不經之意云爾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九月之晦日雷擊夷伯之廟以天戒為重故詳書之
冬宋人伐曹
曹宋之細也為同盟之國且十有五年矣今而見伐
亦猶曾之伐邾欲加之罪則伐之而已爾諸夏自相
攻伐亦見齊桓之伯衰諸侯漸不奉其約束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前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而徐竟為楚所敗則諸侯之不競亦可知已徐屬於諸夏故婁林之敗必書義同滅弦黄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志秦晉交兵之始齊桓之伯衰矣而晉方亂此重耳之代興所以遲遲而宋襄得以承之也秦伐晉而獲其君其君又秦所納也則秦繆之得備五伯之數

其跡亦隱然可見也凡此並是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王室陵夷世變愈亟不可復振之事聖人筆削至此不勝憂歎東周之志所盱衡者遠矣若夫彼此曲直之情乃為細節傳有其文自可攷見聖經簡要不屑屑于斯也韓晉地戰於韓則秦之來伐從可知也兩君自帥師以戰而至於見獲則師之勝敗自不須言晉師雖未敗而晉侯被獲為辱已甚非翅於敗績亦可知也此與蔡侯獻舞書法不得同者上

言晉侯及秦伯戰晉侯之名理無可見下文獲晉侯亦不得與上異文獲晉侯不即釋之但言獲則以歸可知史筆謹嚴無庸贅也秦始見經而書法與晉為平交不似齊若楚之以夷夏為内外者晉雖宗盟大國獻公以來未嘗與中國之會秦雜西戎而其國乃豐鎬舊都繆公於五伯最賢孔子錄其誓辭於百篇之末非吳楚僭竊之比也故自晉文主夏盟之前以曾視秦晉則皆外也則又皆非荒裔也不容獨内晉

而尊之外秦而畀之也凡此並因當時事世而定其
文無庸以意揚抑於其閒也



春秋闕如編卷四